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学术丛书

ACADEMIC SERIE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日本建筑论稿

马国馨 著

Articles on Japanese Architecture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学术丛书

日本建筑论稿

马国馨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03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建筑论稿 / 马国馨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学术丛书)

ISBN 7-112-03835-9

I. 日… II. 马… III. 建筑-日本-文集 IV. TU-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7956号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学术丛书

日本建筑论稿

马国馨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开本: 889 × 1194毫米 1/16 印张: 16 $\frac{3}{4}$ 插页: 6 字数: 570千字

1999年8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5.00元

ISBN7-112-03835-9

TU · 2970 (910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内 容 提 要

马国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本书是马国馨多年来研究日本建筑的论文集。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由于两国在历史上的渊源，由于日本建筑的现代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对日本建筑、日本文化的研究一直为我国建筑界、文化界所关注。作者80年代初自日本研修回国以后，在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之余，一直关注日本建筑界的动向及其发展。本书收集了作者1984年以来撰写的有关论文十四篇，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内容涉及日本建筑的发展史、日本建筑师、日本文化和日本园林学内容，图文并茂，可供从事建筑设计、建筑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研究的建筑师、建筑系师生参考。

责任编辑 王明贤

封面设计 杨春风 张树杰

版式设计 刘向阳

五十周年纪念集和十本学术著作，请一部分专家学者把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重大的科学技术成果，编撰出版，奉献给社会。这种方式无疑是隆重、简朴和有意义的。因为这不仅是物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可供借鉴；同时，也是在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进行精神财富创造的重要体现，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科教兴院方针落实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院历年来正式出版的专著、图集数已过百，并编制出版了大量通用图、试用图及各种内部的技术资料。还有我院的学术期刊《建筑创作》，经常不断地发表一些同志的文章作品。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如《我的建筑创作道路》（张 铸）、《建筑创作的时代精神》（熊明）、《医院建筑》（赵冬日、陈惠华）、《北京亚运建筑》、《丹下健三》（马国馨）、《伸出式舞台剧场设计》（魏大中等）、《剧场建筑声学设计实践》（项端祈）、《实用建筑声学》（项端祈）、《现代办公楼设计》（翁如璧）、《建筑实录》、《舞台表演建筑》、《国外建筑实例汇编》、《栋梁集》、《居住区规划与环境设计》（白德懋）、《恩济里——小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白德懋）等，最近又出版了《赵冬日大师作品选》、《当代中国著名机构优秀建筑作品丛书——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专辑》、《城市设计学——理论框架·应用纲要》（熊明）、《城市灾害学原理》（金磊）等。现在，为纪念五十周年院庆，又出版11本书，有建筑创作理论的探讨，有个人作品的选编，有对某类建筑设计实践的总结，国际、国内资料的选编，还有近几年我院方案创作的选编，多年来优秀论文的汇编等等，尽量避免与过去已经出版过的内容有过多的交叉和重复。但由于人力、物力、财力所限，出这11本书已属不易，没能组织更多的同志编撰，尚待今后陆续进行。

这次出版的11本书的书目是：

1.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50周年纪念集》（1949—1999）
2. 《创作·理性·发展——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学术论文选集》
3. 《面向未来的建筑——设计方案精选》
4. 《空间与环境——室内设计作品选》
5. 《商业建筑》
6. 《住宅设计50年——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住宅作品选》
7. 《音乐建筑——音乐·声学·建筑》
8. 《日本建筑论稿》
9. 《传统与创新——何玉如作品选》
10.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与研究》
11. 《魏大中建筑画选》

谨以这套丛书，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献给建院五十周年。

由于编委会人力和水平所限，丛书的组织、编排等各方面肯定存在不少缺点，甚至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差错，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学术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九年元月

内 容 提 要

马国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本书是马国馨多年来研究日本建筑的论文集。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由于两国在历史上的渊源，由于日本建筑的现代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对日本建筑、日本文化的研究一直为我国建筑界、文化界所关注。作者80年代初自日本研修回国以后，在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之余，一直关注日本建筑界的动向及其发展。本书收集了作者1984年以来撰写的有关论文十四篇，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内容涉及日本建筑的发展史、日本建筑师、日本文化和日本园林学内容，图文并茂，可供从事建筑设计、建筑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研究的建筑师、建筑系师生参考。

责任编辑 王明贤

封面设计 杨春风 张树杰

版式设计 刘向阳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学术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顾问：张 铸 张开济 赵冬日
熊 明 胡庆昌

编辑委员会主任：吴德绳

副主任：李铭陶 何玉如

编辑委员：吴德绳 李铭陶 何玉如
朱宝新 陈 杰 白俊琪
魏国龙 马国馨 刘 力
柴裴义 柯长华 曹 越
洪元颐 赵景昭 姚焕华
陈 绮 金 磊 吴竹涟
常务编辑委员：赵景昭 姚焕华 陈 绮
金 磊 吴竹涟



马国馨

1942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91年获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自1965年10月起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任职至今，历任建筑师，设计室副主任，主任建筑师等职务，现为院常务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要设计作品有：北京国际俱乐部、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等；主要著作有《丹下健三》等。

目 录

从两个饭店的设计人看日本建筑界的一些动向	1
“走自己的路”——记黑川纪章	9
日本的野外博物馆	21
日本桂离宫及其大修	29
日本的后现代主义	39
赖特和日本	53
日本的枯山水	70
丹下健三的思考与日本的后现代主义	79
东京国际设计竞赛述评	88
日本建筑文化浅析——吸收与创新	95
一、日本文化和建筑文化	95
二、文化环境的地域性	104
三、日本文化发展有序运动中的冲突和选择	112
四、明治维新和日本现代建筑的土壤	123
五、日本建筑文化中的生产组织方式	132
六、日本建筑现代化的步伐	142
七、新时代的新发展和新动向	156
八、结语	188
东京都新市政厅杂述	192
日本建筑国际化的第四次浪潮	199
日本的女建筑师	243
读书杂感——《日本当代百名建筑师作品选》读后	255
后记	259

从两个饭店的设计人看日本建筑界的一些动向

1982年5月，东京品川地区新高轮王子饭店落成，10个月之后，东京中心地区的赤坂王子饭店揭幕，这是在日本旅馆建设的又一次高潮中落成的两栋具有代表性的旅馆，它们的问世引起了建筑界的很大兴趣。

这两家王子饭店同属于西武铁道株式会社的资本家，业主又把这两个同样功能的建筑委托给了日本建筑界的两位名人来设计，自然要格外引人注目。新高轮王子饭店的设计人村野藤吾是日本建筑界的元老，1967年获得日本文化勋章，是日本艺术院会员。饭店落成时，他已是91岁的高龄，如此高龄，还能亲自经手这样规模巨大、内容复杂的工程，确实是很少见的。赤坂王子饭店的设计人是丹下健三，这是世界知名的建筑大师，他是1980年日本文化勋章的获得者，还获得过英、美、法等国建筑学会的金奖。饭店落成时，丹下也已进入古稀之年。两位设计者在经过数十年的琢磨锤炼之后，技艺都可以说是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图1、2)。

而人们更为注目的地方是：村野和丹下是基于完全对立的建筑理论来进行设计的。在日本，村野和丹下分别被认为是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双方都是竭尽心力、全力以赴来对待这一设计。村野以他九十多岁的高龄，亲自过问这一工程，他从总体布局，室内外处理，以至各种细部直到菜单、服装等设计都要绘出草图，提出建议。新高轮王子饭店建成之后，对正在施工的赤坂王子饭店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丹下对于赤坂王子饭店也是事必躬亲，除去亲自审查有关细部处理及模型以外，对于每一个设计细节都要亲自过目、选样、定颜色，所以评论界认为“这是通过日本近代所产生的这两位建筑家，考虑建筑设计现在的极好机会。”^①“这是检验证明两个饭店各自所代表的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种建筑思潮在这十年当中展开的一个起点……由建筑评论的世界如何对待这两个饭店，可以预测今后十年的建筑思潮将向何处去。”^②



图1 东京高轮王子饭店（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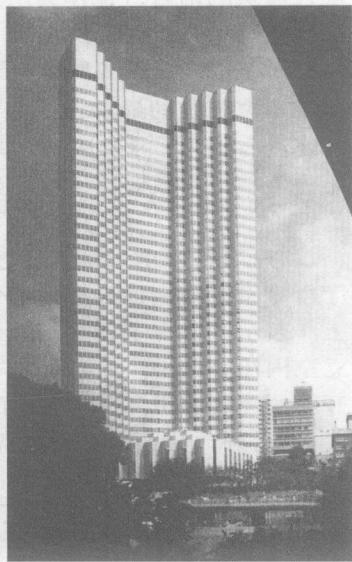


图2 东京赤坂王子饭店（1983年）

村野藤吾生于1891年5月15日，与现代建筑的第一代大师密斯·凡·德·罗(1886)、勒·柯布西埃(1887)、阿尔瓦·阿尔托(1898)等人几乎是同时代的，也是日本建筑界出生于上个世纪现仍健在的几名中的一个。他1918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建筑系，同年进入设于大阪的渡边节设计事务所，从1929年开始独立经营，直到1949年与森忠一(1908～)合作，将事务所改称为村野·森建筑设计事务所至今。

重视建筑的经济价值是村野作品的一大特点。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一贯主张重视经济性，这和他在渡边节事务所的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渡边节(1884～1967)190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于1916年开设事务所，并活动于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他以美国式的重视经济性、细致考虑资金的使用、紧凑的平面、选择适当的亲切宜人的构思和样式而著称，受到关西经济界人士的信任，同时对关西建筑界也有很大影响，村野正是从渡边那里继承了这一点。1921～1922年，村野第一次访问美国，接触了当时折衷主义的建筑，了解美国建筑的经济方面，所以此后村野经常提到美国建筑，并且特别重视美国在土地、建筑物、耐用年限方面的议论。

村野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建筑形式的创造。也可以称之为折衷主义建筑或装饰艺术的创造。一般都认为在编选日本近代建筑史时，如果要选取CIAM风格之外的作品时，那村野的作品肯定是首先入选的。他前后经手了400多栋建筑物，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建筑形式，“他的设计在近年更加丰富多彩，无论和风、洋风都能巧妙地加以吸收，如同魔术师一般。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在表现上有变化，有想法的作品。”^③

村野对于洋风，亦即西洋古典建筑的样式有着很深的功力。他在渡边节事务所里的15年完全是历史样式建筑的学习，这为日后村野的建筑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轮王子饭店旧馆内部装修的修改、东京迎宾馆的改造都是突出的例子。

村野对于日本传统建筑亦即和风建筑，同样也有极深的造诣，文学家井上靖在形容他的茶室、数寄屋等和风建筑时，借用茶道中的词汇，赞之为“像幻梦一样彻底的寂。”^④

村野认为：“在我头脑中的历史，我仅取其中有滋养的部分。”“从设计的立场而言，就自己头脑的工作方法而言，和风和洋风没有什么区别……就创作的立场来讲，这是相同的头脑的工作。”^⑤“对我来说，和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⑥

所以有的评论家认为：“历史上的样式在他的卷宗当中，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东西也都是有用的。如果需要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取出来供现代建筑之用。”“村野把山崎实、德国表现派、中世主义、装饰艺术、殖民主义样式、和风及俄国先锋派等全部‘平等’地对待，甚至把支配20世纪的现代建筑的语言，也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样式而采纳进来。”^⑦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村野的作品。

丹下健三是世界知名建筑家，是“战后日本建筑界的代表，是象征高度成长的日本建筑家、城市规划家正统的最右翼。”^⑧“日本建筑家当中，在世界范围内可以称之为巨人的，除去丹下健三以外还没有别人。”^⑨我国对于丹下也有过较多的评介，因此这儿不拟做更多的介绍，只引用一段1980年丹下被日本政府授予文化勋章时所发表的授勋理由，这可以说是对丹下几十年业绩的较全面的评价：

“丹下在东京大学进行教育和研究的同时，通过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东京都厅舍、香川县厅舍等设计向全世界显示了日本现代建筑的优秀之处。更进一步在草月会馆和仓敷市民会馆的设计上，表示了有志于确立新时代的建筑样式的活跃的想法。另外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使用的国立室内比赛场中，由于使用了独创的结构而成功地创造了十分优美的大空间。在新草月会馆再次展开新的建筑构想，显示了他的丰富的创造力。这些都可以说是现代建筑的杰作。”

“另外，丹下也是一个优秀的城市规划家，他经手了南斯拉夫、意大利、中近东的复兴和城市规划，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样丹下不仅在我国、而且也在外国，以其优秀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而活跃在世界上，对现代日本建筑文化的提高和发扬做出了贡献。”

如果把村野和丹下加以对比，除去创作基本观点、设计风格的截然不同之外，还有许多很有趣的不同之处。

丹下十分注意建筑理论和规划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他不仅有丰富的建筑实践，也有系统的建筑理论，并且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坚持他的理论，这些和他经常提起的传统论、“结构”的概念、“交往空间”的概念、自然和人工的协调以及历史和现代的对话等，都在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而村野则与此相反，“他是在语言多于作品的日本建筑家当中，极少数地只用作品来继续说话的建築家。”^⑩因此人们常把村野称之为“沉默的建筑家”。

丹下的一系列成就是和设计竞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从1941年28岁时在国民住宅竞赛中以一等入选而初露头角，此后的许多重要工程都是通过设计竞赛而取得的。从战后的广岛和平公园规划、东京都厅舍、圣·玛丽亚大教堂直到近年的尼日利亚新首都中心区规划、约旦雅莫克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王中心等，丹下本人不止一次地提到，他非常喜欢设计竞赛。但与之对比的是村野很少参加设计竞赛的应征。有一种看法，认为设计竞赛的评选往往偏重于方案的先驱性而不是它的艺术性，所以村野认为如果为了设计方案的中选，就要更多地偏向现代主义方面，因此他宁可避免参加竞赛，而把他的重点放在依靠业主们直接委托上面。在村野看来：设计竞赛是难以产生优秀的建筑的(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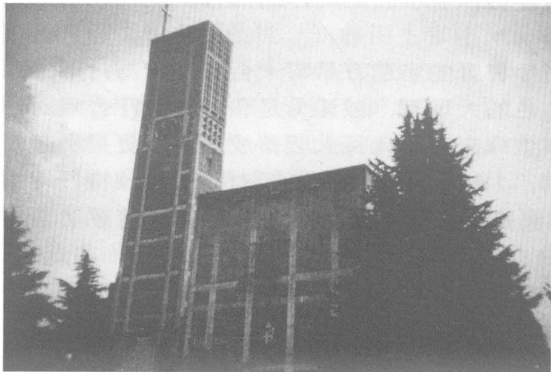


图3 广岛世界和平纪念教堂（1953年）



图4 广岛和平公园纪念馆（1955年）

二

集中在村野和丹下身上的矛盾焦点，反映了五六十年代以来，日本建筑界潮流的一些变化，简言之，也就是对村野和丹下的评论在70年代之前和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换。

众所周知，五六十年代是战后现代建筑运动的黄金时代。日本也和欧美一样，它的经济已从恢复转入了高速度成长的时期，从1955~1965年间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3.5倍，日本建筑家前川国男、坂仓准三、吉阪隆正等自30年代由法国勒·柯布西埃处学习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推进日本的现代建筑运动。在这一段时期，他们陆续发表了一些成熟的作品，扩大了影响，扩大了阵营，逐渐取代了明治以来的古典风为主导的样式，使现代建筑运动成为支配日本建筑界的主流。

丹下健三也是这一阵营里的中坚力量。1955年完成的广岛和平公园纪念馆是他战后的第一栋国际式建筑。1957年建成的东京都厅舍，是他作为年轻的建筑师在设计竞赛中战胜了另外十位有名建筑师(其中包括村野和他的老师前川国男)之后而实现的。1958年香川县厅舍完成，这时已经确立了丹下在日本建筑界的领先地位。日本建筑史研究权威村松贞次郎认为：“这个作品使钢筋混凝土传入日本60多年后，第一次获得了这种结构的日本表现，从而获得评论界的赞赏。用钢筋混凝土这种完全不同于木材的材料和结构方法，如何表现日本的传统，并且不仅是模仿而且是前进，这个长年存在日本建筑界的课题得到了解决。”香川县厅舍的表现方式此后为许多日本建筑家所效仿。

随着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度增长时期的到来，也进入了“丹下先生”的时代^⑪，还有的评论干脆称之为“丹下专制”的时代。那时只要有国家级的重大大型项目，必定有丹下来参加的。1964年东京代代木国立室内体育馆的建成，对确立丹下在世界建筑界的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体育馆新颖的造型，先进的结构型式，令人激动的内部空间获得评论界的一致赞扬。一直极力支持丹下的建筑评论家川添登欢呼这是“战后世界产生出来的最高水平的建筑。”即使是不太赞成丹下的评论家



图5 东京有乐町十合百货店 (1957年)



图6 东京都厅舍 (1957年)

也认为这栋建筑是“功能和结构的巧妙结合。”^④也有人将这栋建筑的出现称之为日本现代建筑达到国际水准的标志。这时真可称为是丹下事业中的一个高峰。

而在这一时期的村野作品，却是另一种境遇。1957年村野的东京有乐町十合百货店与丹下的东京都厅舍几乎是同时完成，曲线的外墙是玻璃砖和灰白色的大理石，被认为是和东京都厅舍唱对台戏，而引起了相当多的评论。到1963年村野设计的日本生命东京日比谷大厦落成之后，更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栋建筑是村野建筑生涯中的一个高潮。大厦位于日比谷公园对面，与赖特设计的帝国饭店相邻，43000平方米的建筑西侧为办公楼，东侧是1340座的剧场。村野在这儿着重追求一种高贵典雅的纪念性，外立面上全部使用了花岗石，在立面及室内设计中都有丰富的装饰和处理，尤其是剧场内部为白大理石马赛克的弯曲墙面，天花贴满了闪亮的贝壳，让人联想起西班牙安东尼奥·高迪的作品。当时日本现代建筑从合理主义的概念出发，排除虚假的装饰，流行清水混凝土的墙面处理，而村野在这儿从内到外都引进了丰富的装饰这一要素，很明显是与现代建筑运动所主张的相对立，自然要招致各种批判。一时被称为“反动的设计，”是“对现代建筑的背叛，”处理“太过分”。但村野对此不甚理会，他明确表示：“我就是要……做一次保守的发言。”^⑤他说：“关于现代建筑我全然没有考虑，我只是按照我头脑中固有的那些去做，我仅仅是把交给我的问题加以解决。”(图5~8)^⑥

对此后村野的作品，也有人批评是“抄袭的建筑”，亦即指对于一些固有样式的模仿。然而村野仍然和现代建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继续走着自己的路。

然而，进入70年代后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使西方和日本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尤其是石油危机沉重地冲击了日本的经济，日本的建筑界同样也进入了动荡、混乱的时期。

1970年在大阪召开了国际博览会，这是第一次在亚洲举行这样规模的博览会，日本花费了2000亿日元，邀请53国参加，决心将博览会变为日本高度发展的经济的赞歌，丹下也规划和设计了博览



图7 日本生命东京日比谷大厦 (196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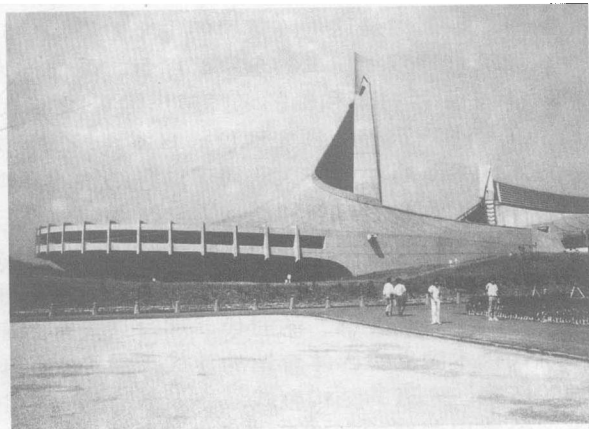


图8 东京代代木国立室内体育馆 (1964年)

会的总体和会场的中心设施。但形势的发展是无情的，石油危机使人们从盲目乐观的睡梦中清醒过来，进入对前一阶段进行反省的时期，日本建筑界也无可奈何地进入这一转换期，村松贞次郎认为博览会表示丹下时代的结束。有的评论直截了当地把大阪博览会称为60年代建筑思潮的挽歌。

由于石油危机、通货膨胀，丹下把他的重点转移到了国外，在欧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都留下了他的作品，在日本国内除去草月会馆(1977)、森英惠大厦(1978)少数作品外，形成了一段空白。这时国内批判的火药也首先集中到他的身上，被视为日本现代建筑偶像的丹下成为众矢之的。

丹下批判派中的主要建筑评论家是长谷川尧(1937~)，他1960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在1972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神殿还是牢狱》。他把日本大正时期的建筑家们的设计和明治、昭和的建筑家们进行比较。他提出了：

“神殿—丹下—现代建筑”；

“牢狱—以村野为代表的建筑家—战前的西洋式建筑”的图式。他认为在大正时期，由多种类型的建筑家形成了多种的个性和表现，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由丹下所支配的现代建筑的现状却是十分贫乏单调。也就是人们从经济高速增长的沉醉中觉醒之后，开始关心起在经济飞速发展时被忘却的传统和人的个性。长谷川主张把建筑从现代建筑理论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恢复过去建筑所具有的那种丰富多彩，从而把现代建筑从贫乏单调之中解放出来。他极力主张把明治以后直到昭和初期的西洋式建筑加以保存和再利用。

对丹下过去的作品也进行了再评价。有的评论家批评丹下的作品“竣工时十分惊人，但此后就越来越差。”而赞扬村野的作品：“竣工时开始并不喜欢，但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才发挥出其真正的价值。”^⑧

丹下批判派对比了丹下的广岛和平公园和村野的广岛世界和平教堂。他们认为30年后的广岛和平公园纪念馆正立面上重要的水平遮阳片被拆掉了，清水混凝土由于污染严重，被涂上了奶油色，看上去像一栋普普通通的建筑，远不如村野的和平教堂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另外，像丹下1960年的仓敷市厅舍，这是他试图用清水混凝土来表现日本古代绳文时代文化传统的尝试，因不敷使用，在80年代又建成了新的市厅舍，这次是由村野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浦边镇太郎来进行设计，他的主张是和村野属于同一范畴的。在新厅舍里采用了欧洲中世纪风格的高塔，外墙面用红色面砖来模仿砖石，部分也使用了镜面玻璃。浦边自己承认，这是他50年前所看到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对他的启发。这种和丹下的旧厅舍风格完全对立的、迎合大众口味的中世主义的西洋风设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建筑潮流的变换(图9、10)。

他们同时还批判丹下许多作品中存在着功能上的缺陷。在1981年丹下参加广岛市厅舍的指名设计竞赛时，还有人评论：“丹下提出的方案和其它的方案相比，有其独特的造型和表现力，受到了人们的注意……但建筑内部的功能性和结构的解决上存在明显的问题，这是一个仅仅强调造型趣味性的形式。”^⑨批判这是“立面”主义。

在这样激烈动荡的变化之中，村野仍然保持着十分超然的态度，他只是让他的作品来讲话。继50年代的日本大厦和60年代的千代田生命本社之后，在70年代他陆续完成了路德教神学大学(1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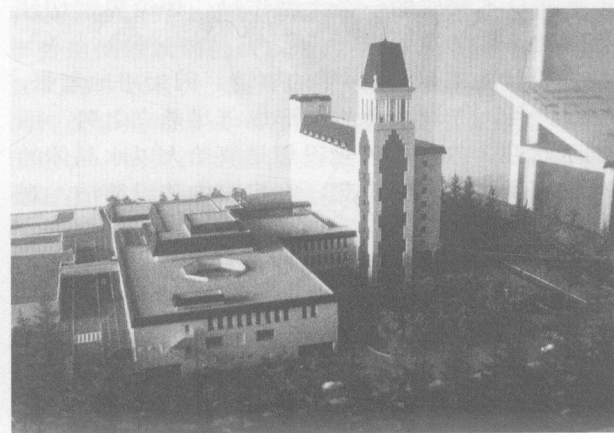


图9 新仓敷市厅舍模型



图10 仓敷市厅舍（1960年）

箱根树木园休息所(1971), 兴业银行本店(1974), 迎宾馆的改装(1968 ~ 1974)等, 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1978年的箱根王子饭店, 被认为是最能体现村野的精神的作品。这是在箱根国立公园建的三层旅馆, 为了保护原有树木, 客房处理为两个圆形平面分开布置, 之间用会议厅、门厅和廊子等加以连接, 内外墙全部使用了印度生产的砂岩, 优美的曲线形与旅游区的风景极好地融合在一起, 他的这些做法缩短了建筑和一般大众之间的距离, 因此得到比较广泛的社会支持。1981年12月《新建筑》杂志增刊在向建筑家们征询他们最尊敬的日本建筑家名单中, 村野以59票居第一位。在征询他们最喜爱的日本建筑作品时, 提名的21件作品中村野的作品就有7件之多, 他的广岛和平纪念教堂也以19票居第一位。这样, 在这动荡变化的时代中, 在人们对过去的建筑, 特别是现代建筑运动之前的折衷主义十分注目的时候, 村野取代了丹下成为人们尊敬的对象。

三

新高轮王子饭店使村野在他的耄耋之年, 达到了创作生涯中的最高峰。这栋建筑被认为是“村野对现代建筑的又一个挑战书。”^⑩“是在保守化倾向的建筑潮流中又投入了一块石头。”^⑪饭店位于东京中心区旅馆集中的地段, 有较好的绿化环境, 村野力图在这儿创造出一种有新格调的城市旅馆, 其主要内容是保证舒适安静的环境和私密性的1010间客房及可容5000人(必要时可达到10000人)的大宴会厅。

客房部分是简单的一字形, 村野在这儿特别注意加强其居住气氛。客房门前附设小格子门的半公共空间、不同形式和颜色的内装修、与外廊空间连系的半圆形阳台, 都是紧紧围绕这一构思的。

外立面是村野喜用的白色, 宴会厅和入口厅的屋顶为绿色铜瓦。客房两端处理为两根圆筒状, 并且用曲面的墙壁, 让人感觉好像是从地上生长的大树, 这也是村野爱用的手法。

这栋建筑获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和赞赏,《新建筑》杂志在对400多名读者进行民意测验以评选1982年度的最佳建筑时, 它以36.2%的得票百分比居于首位。《读卖新闻》评论说:“四分之一世纪以前, 和丹下相比, 村野的设计受到非现代的批判, 现在看来这种批判几乎没什么意义了。也就是村野的非现代性还继续保持其设计的自如; 而丹下的现代性由于坚持建筑的规范, 与其说是表现个性, 莫如说把自己封闭在现代建筑的网子内了。”

“更进一步讲, 从对日本后现代主义吵嚷不休、毁誉褒贬的种种征兆来看, 是否可以考虑为是在村野的装饰艺术和丹下的现代主义的振幅之内展开的。就村野而言, 他反对建筑仅据单纯的理论而成立, 而要考虑更为广义的社会性, 这就是设计的大众性。更绝对一点, 就是和通俗性相联系着, 不能忽视和社会的关系这一点。村野在日本的现代设计中所不断留下的装饰艺术的步伐, 不正应为我们年轻的建筑家本能地加以接受吗?”^⑫

为现代建筑的理想奋斗了几十年的丹下健三在这一片批判声中并没有偃旗息鼓。由于他在国内外所取得的成就, 他在1980年荣获了最高荣誉——文化勋章, 但他也并未因此而激流勇退, 止步不前。1983年3月落成的东京赤坂王子饭店就是他近年来在日本完成的一个大型作品。评论界密切注视着丹下是否要以这个作品为契机, 一举恢复他在日本建筑界的主导权。

赤坂王子饭店是从1972年开始设计的, 但是主要的设计施工是最后4年的事情。因为用地紧张, 所以采取了V字型平面的40层超高层旅馆, 和原有的新大谷、赤坂东急旅馆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而赤坂王子饭店展开双翼, 对从西面和南面来的客人表示欢迎。旅馆的外貌设想是要给人以水晶体的感觉, 铝合金外墙板和淡灰色的反射玻璃、曲折的角窗更增加了这种联想。客房室内陈设简洁, 观景条件很好。

客房楼的下部为两层的入口大厅和宴会厅, 尤其是宴会厅采用了镜面厅的构思。丹下认为:“欧洲自古许多宴会厅就多利用镜子, 凡尔赛宫的镜厅就是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 在珠光宝气的空间当中, 镜子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这次宴会厅由于使用了镜子, 使空间在视觉上不被限定, 以给人一种无限深远的错觉, 这是更加强调宴会厅本质的一种方法。”^⑬

对于70年代以来日本现代建筑运动的混乱局面, 丹下肯定是不满意的。对于这方面的情况, 在这儿不打算过多地涉及。一些人沿着现代建筑的正统继续发展; 一些人求助于后现代主义以图恢复

建筑的吸引力；还有的集中于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对于许多年轻的建筑家，更加趋向于自由而大胆的造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丹下一次对年轻建筑师说：“你们是日本的红卫兵，把日本的建筑文化破坏了。”同时又指出：“所谓70年代，是高度成长之后的反省期间，所以很有模模糊糊、让人扫兴的气氛。从好的方面说，可以认为是价值观多样性的时代；要从坏的方面讲，说是价值观的混乱也更为合适。这像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人们连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不懂了的时代。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随世界形势而来的问题。”^⑩

为赤坂王子饭店开幕，丹下在饭店宴会厅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有皇族亲王，六十多个国家的大使，及政界、财界、文化界的名流等几百名客人参加。丹下利用介绍自己新作品的机会，宣告自己经过近十年的空白之后，又回到了日本。在介绍饭店的文章中，他特意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旅馆在现代化社会中起着国际交流中心的功能，旅馆的规模变大，其需要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也更加大众化，但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失掉了设计的整体性。主体结构明明是普通的现代建筑，但看到的却是不必要的装饰，用了过多的装修材料，奇妙的灯具挂满了天花和墙面，这是一种可厌的趣味，是一种低劣的趣味横行。即使是在一流的旅馆里，也装上了格扇，吊上吊灯，把完全不配套的东西满不在乎地放在一起。对于这种风潮，我自己一向是反感的。”^⑪从这段话中所反映的丹下的一些看法，不也是很有意思的吗？

赤坂王子饭店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有人评论“在今天设计的混乱当中，它是一个没有不必要的装饰、反而以此给人以强烈印象的作品。”但是评论界也认为，赤坂王子饭店并未能扭转70年代的对现代建筑进行总批判的潮流。70年代以来的混乱局面，至今还没有找到其突破口，现代建筑虽然陷入一片批判声中，但它并没有死亡，而是在等待时机，以求重振旗鼓，恢复其原来的势头。

丹下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例如从哥特式到米开朗基罗和贝鲁尼尼的文艺复兴全盛期，中间必然要出现像布鲁内列斯基^⑫那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建筑让人感到不成熟，强烈地让人感觉到要摆脱掉什么的欲望，现在也是如此，正处于一个下一步的创造很不容易的时期。而且，不越过这一时期后面的东西也不会出现。”^⑬他把现代建筑分为对应于工业化社会的前期，对应于信息化社会的后期。从60年代后期，丹下就开始探索如何表现成熟的信息化社会，所以对他来讲，也可以认为现代建筑的第一幕已经结束，而现在正是幕间的时候。

丹下明确表示他并不喜欢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汇，“但在它们所讲的新手法或视觉语言之中，也许有某些新鲜意义，或者说对丰富下个时代的设计语言会有所贡献。不过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并非信息化社会的表现者。”^⑭他再三强调，“我的工作从开始着手到完成，一般都需要10年，长的要15至20年。要是去追随那些在两三年里就变化的流行的那一套，我是无法工作的。”^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丹下对自己一贯主张的理想所抱有的充分的自信。

四

以上只是简单地介绍了日本建筑思潮在近年来变化的一个侧面，应该看到，日本的这些变化是和国际建筑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潮流，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西方动荡不安的经济形势迫使建筑师们认真考虑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更富有吸引力，除去面对其他建筑师和留心建筑特定含义的少数有关人士以外，同时又面向广大公众和本地的居民，而这些人注意的是舒适问题、房屋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后现代主义正是想提倡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他们提倡的是建筑要素的混杂，一锅煮；要歪扭变形，暧昧不定；要随和包容，丰盛过度；要自相矛盾，模棱两可；要凌乱而有生气。这些影响自然要在日本有所反映。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村野在日本建筑界成为代表一个方向或倾向的代表人物，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另一方面，不同的建筑思潮同时并存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每种建筑思潮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无法用简单的方式加以压制或否定的。日本这个国家有着独特而强大的传统，有着与众不同的固有的建筑观，并且能持续维持至今，但同时又存在着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收。从历史上看它就比较热衷于通过较和平的形式来接受外国的东西，无论是和风或洋风、折衷主义或现代建筑。因此在这种多样化的社会中，既有多种思潮和理论的并存，又有某一种潮流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同时又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矛盾的转化。

在建筑发展史的历史长河中，现代主义的风行一时也就是近十几年的事情，随着新的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肯定还要给建筑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这种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人们还要进行多种方式、多种途径的探索，还要进行自由的发挥。当然，无论是现代主义或是反现代主义的思潮都不是无懈可击的。现代主义由于过分强调功能和技术，有时导致拒绝历史和前人的经验，由反对虚假装饰而导致手法贫乏。但许多建筑家早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以丹下为首的一批建筑家在传统、艺术性、象征性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一些建筑家也着力于发掘日本的传统和内在的美。另外许多风行一时的复古和折衷主义作品，由于过分追求形式，讲究新奇，也让人觉得杂乱而无章法，是胡乱拼凑的大杂烩。但是，一些建筑家也注意处理得更为典雅，在迎合大众的口味的同时又不是俗不可耐。

对于丹下和村野来说，他们都是代表了一种潮流，一种信念，虽然在具体的手法和表现上有一种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他们在几十年的建筑创作实践中，都是执著于追求他们自己的理想。有人问村野设计的第一原则是什么，他回答说：“一看就知道是村野设计的……只设计这样的，别的都不设计。”^⑩而现代建筑正统最后的大师丹下也多次表示，要为现代建筑奋斗到底。在喜欢追求时髦、新奇、不断跳来跳去的建筑界里，这也是十分难得的。恐怕这也就是评论界把他们二人作为矛盾焦点的道理之所在。

注释

- ①⑧⑨ 读卖新闻.1982.9（晚刊）
- ②⑦⑬⑰ 松叶一清.超越近代主义
- ③ 近江荣.折衷的体系.川岛织物9: 24~27
- ④ 村野藤吾和风建筑集·序言·新建筑社，1977
- ⑤ 和川岛纺织公司的座谈（1982年10月13日）.川岛织物9: 10~15
- ⑥ 村野藤吾和风建筑集·后记.新建筑社，1977
- ⑧ 村松贞次郎语.新建筑，1974.10
- ⑨ 铃木博之语
- ⑩⑪⑬ 村松贞次郎.日本近代建筑的历史.东京：NHKBOOK，1977
- ⑫ 伊藤郑尔.建筑年鉴，1965
- ⑭ 新建筑，1964.1
- ⑮ 住宅建筑，1981.10
- ⑯⑰⑱ 新建筑，1983.9
- ⑲ 新建筑，1980.12
- ⑳ 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意大利建筑家，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代表作为圣玛丽亚大教堂
- ㉑ SD，1983.9
- ㉒ 丹下健三.我的自传
- ㉓ 石田润一郎.细微的装置.川岛织物9: 2~5

本文是1984年5月在《世界建筑》举办的第二次世界建筑讨论会上的讲演稿，发表于《世界建筑》1984年第5期。